

桑榆晚情

□ 见习记者 杨玉梅 特约通讯员 王占国 文/图

地为纸 水为墨

de 另类老师李三堆



李三堆(左三)正在教学生练字。

一个冬日的下午,暖暖的阳光下,关帝庙前广场上格外热闹,人们或唱戏,或遛鸟,或散步,悠然自得,十分惬意。人群中,有几个小学生格外惹眼,他们一手拿毛笔、一手拎小桶,正一丝不苟地弯腰在地上练书法,不用问就知道,这就是李三堆老人的学生了。

可是,李老师在哪儿呢?一名学生眼尖:“看,李老师来了!”顺着她指的方向,我们看到一位白发老人稳健地骑着自行车,正笑容满面地向广场驰来。

退休后,开始练字

李三堆是洛龙区关林镇二郎庙村人,今年71岁,他在关帝庙前广场上练字已有10余年了。

1997年,李三堆退休了,空闲时间一下子多了起来,他琢磨着自己应该做些什么,以锻炼身体,打发时间。从小他就喜爱书法,

这时候,他又想到了练字,可是老伴不乐意:“练字干什么?不当吃不当喝的,还浪费钱。”

老伴不支持,李三堆就偷着练。晚上10点钟以后,家人都睡了,他不睡,一直练到凌晨。夏天中午,家人都休息了,他也把时间用来练字。

练了几年,李三堆的字写得越来越好,他又开始帮大家写春联。老伴看他确实喜爱书法,通过练字又愉悦了身心,才慢慢转变了态度,开始支持他了。

广场上,开辟教室

关帝庙广场建成后,李三堆找到了一个好练字的好去处。那一块块光滑的青石板,就如初学书法时用的“田”字格,简直是天然的练习本。李三堆天天骑着自行车到广场上练字,起初有很多人围观,大家赞叹他的字写得好。慢慢地,就有家长提出,想让自己的孩

子跟着他练书法。李三堆一直觉得书法是中国的国粹,应该发扬光大,现在有孩子愿意学,他高兴还来不及呢!

就这样,跟着他练字的学生越来越多。这些学生中有七八岁的孩子,也有60多岁的老人。不管年龄多大,大家练字都是一样的:一手拿毛笔,一手拎小桶,用笔蘸水一丝不苟地在地上写。

李三堆教书法的时间主要是休息日,每周两天,每天两个小时。遇到雨雪天,上课地点就挪到了李三堆的家里,他还免费给学生提供纸和墨。

带学生,自有乐趣

李三堆教书法,有自己的一套方法,主要分三步。第一步是最基础的,叫双笔,就是他用粉笔在地上描出空心字,让学生临摹。第二步是单笔,就是像平常写字一样,他在地上写好字,让学生照着临摹。第三步就要照帖写了。这三步看似简单,却是稳扎稳打,他教出的学生个个都是好样的,有好几个还在各种书法比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

现在,李三堆还自创了一个调动学生兴趣的独特办法:字变画,画再变字。练字的过程中,有的学生觉得太辛苦,写着写着就不想写了。这时候,李三堆就教他们把字变成画,比如“化”字,最后一笔往上一圈,再加上耳朵、尾巴,就变成了“一只小老鼠”;还有“舞”字,用画画的形式写出来,就像一个少女在跳芭蕾舞一样。如此一来,学生练字的兴致就高了。

别看现场练字的学生很多,哪个学生练到什么程度了,李三堆心中都有数。看学生们都按照要求,一个个认真地练着字,李三堆的兴致也来了,他挥笔在地上写了几个大字“中国书法魅力无穷”,这也是他不懈练字的动力。

沧海一粟

难忘那年 挖海河

□ 马子亮

20世纪60年代,河道缺少治理,加上那时雨水勤,因此水患经常发生。党中央发出号召:“一定要根治海河。”于是,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,投入到了根治海河的行动中。

那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,人民生活水平差,我家人多,日子过得更紧巴。挖海河的劳动强度大,生产队给大家准备了充足的给养,主食可以随便吃。当时我22岁,高中毕业后回了村,经不起玉米饼子和馒头的诱惑,更是为了给家里省点儿口粮,就报名参加了治理海河的行动。

出发前一天,母亲为我做了一副粗布手套。第二天凌晨,我和同村20名青壮年一起,携带行李、铁锹,拉着排子车,徒步出发了。到邢台后,我们和各县来的民工会合,乘上了奔赴天津的火车,在火车上过了一天一夜,下车后又拉着排子车走了大半晌,才到了工地。此时,那些先到的人已开始劳动了,工地上人山人海,机器的轰鸣声、劳动的号子声震天动地,此起彼伏。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把我思家的心情冲得荡然无存。

晚饭后,躺在工棚里,我激动得睡不着觉。后来好不容易开始迷糊,起床的号声又响了。我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,打来饭菜,风卷残云般吃完,就上了工地。刚开始,我们按所画的白灰线用铁锹挖土,后来挖得深了,就用排子车向上拉土。人们分了两拨,一拨装车,一拨拉车。装车的要在两分钟内装满一车土,拉车的要在4分钟内把土拉上岸,因此,大家行动都很迅速,如果谁的速度慢了,就会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度。

从那天起,我们开始了从工棚到工地,再从工地到工棚“两点一线”的生活。因为劳动强度大,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,我们很快就累得吃不消了。我的两手都磨出了血泡,破了以后疼得钻心;肩膀也被绳子勒肿了。晚上躺在工棚里,我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,无法翻身,早上一听见起床号,心中就开战。由于衣服整天在汗水中泡着,时间一久,竟结了厚厚的一层盐巴。当时大家都悄悄议论:“如果总是这样受苦受累,真不如死掉的好。”

尽管很累,我们还是习惯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,也总结出了不少经验,如:“要想好,四角翘;要想快,大车拽……”就是说,装车时先把四角装满再填中间,这样就可以多装些土。车装得满了,不耽误工夫,当然进度就快了。再后来,我们就在苦中找乐,休息时自发地进行掰手腕、摔跤、拔河等活动。

当时我们公社带工的领导是个中年干部,脾气很暴躁,如果他发现谁不好好劳动,轻则拳打脚踢,重则挂牌游街示众,我们都在背地里叫他“活阎王”。但是,一件小事让我改变了对他的印象。那是一个深夜,我不知怎么醒了,正好赶上他来查铺。只见他一改往日的威严,像慈母一样给这个盖盖蹬掉的被子,给那个掖掖被角,还把屋里的尿罐悄悄拎了出去。我突然觉得,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。

3个多月后,工程结束了。我变得又黑又瘦,回到了亲人的身边。见到母亲的那一刻,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。这3个月挖海河的经历,让我终生难忘。

含饴弄孙

会点歌的外孙女

□ 长河

我的外孙女还不到两岁,因为我家姓常,老伴就给孩子取了单名“笑”。常笑还在襁褓中时,就整天笑咪咪的。长大一些后,她看见好吃的就笑,别人和她打招呼她也笑,走路的时候更是边走边笑,整天乐呵呵的,真是人如其名。

常笑从小就对音乐感兴趣。几个月大的时候,只要听到音乐声,她马上就会安静下来,饶有兴致地听。再大一些,每到睡觉的时候,只要姥姥哼唱一些儿歌,她就会很快进入梦乡。她到了一岁,我就从电脑上下载一些儿歌给她听,如《小毛驴》《赶鸭子》《母鸡带小鸭》等。刚开始的时候,我根据自己的兴趣给她选放儿歌,无论放什么她都听得津津有味。到了后来,我如果放了她不喜欢的,她就会“啊”、“啊”地摇摇头,小手指着鼠标,让我给她换歌。如果换的歌曲她仍然不喜欢听,我就得接着给她换,一直换到她满意为止。

有时我带她上街溜达,如果遇到路边的商店正在放音乐,她就会停下来,

随着音乐的节奏不停摇摆。要是哪一下跟不上节拍,小家伙甚至会停顿一下脚步,调整自己的身体,使自己的摇摆和音乐的节拍一致。到现在,她已经会曲腿下蹲,随着音乐的节拍摇晃了。那认真、陶醉的样子,让人看了忍俊不禁。

平时我们开车带她外出,只要一上车,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音响,然后斜靠在大人的怀里听歌。到了目的地,她居然也不忘在下车前关闭音响。现在,每到睡觉时间,她都要听着姥姥哼唱的儿歌才能入睡,并且她要自己点歌。如果她说“燕”,姥姥就得唱“小燕子,穿花衣”;如果她说“爷爷”,姥姥就唱“赶鸭子的老爷爷,胡子白花花”;如果她说“国”,姥姥马上就得换唱“我们的大中国呀,好大的一个家”……就这样,她一边听着自己点的歌,一边慢慢进入梦乡。

去年我退休后,天天领着花朵一般的小外孙女到外边玩。看到她那灿烂的笑容,我总会忍不住说:“来,给姥爷‘啵’一个。”她马上凑过来,把小嘴贴到我的脸



(资料图片)

上。这时候我总想,逗外孙女玩,真是晚年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啊!